

李长之书评

◎ 伍杰 王鸿雁 编

肆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长之的书评，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概括有五：一是书评均以书为中心，认真读书，唯书是评；二是书评立意宽广，思路开阔，所评门类、作品极多，不为本人专业所限；三是书评立场鲜明，敢讲真话，是非曲直分明，细说真善美、差劣丑；四是书评对被评者无褒贬之分，无亲疏之别，无践踏和吹捧之嫌；五是书评理论概括与具体剖析融为一体，评得具体，没有套话。他评书思索比较深，书评质量比较高，是把书评真正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业来作的书评家。

李长之书评

◎ 伍杰 王鸿雁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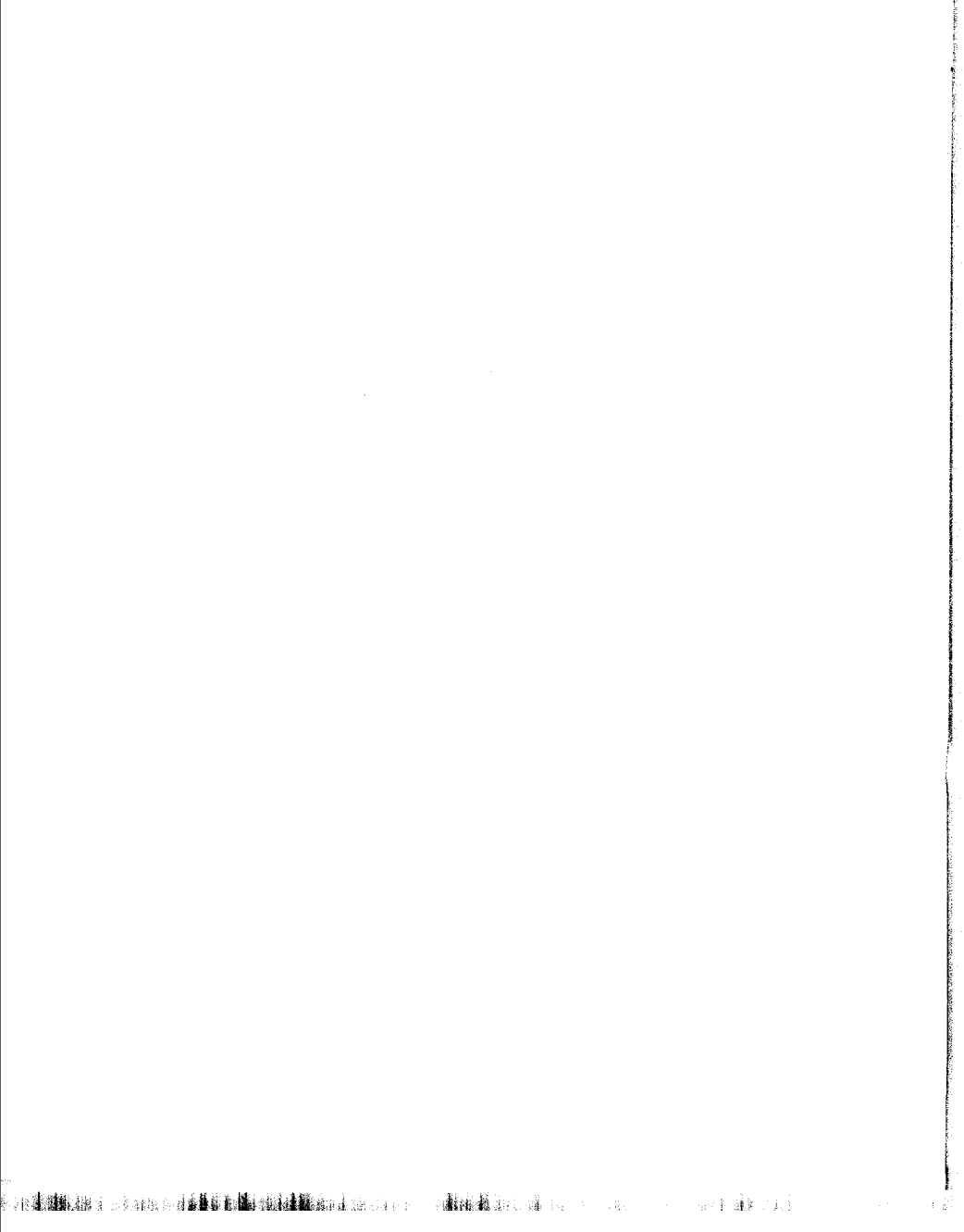
本 辑 目 录

古代作品评论

前 言	(3)
《水浒传》与《红楼梦》	(6)
《红楼梦》批判	(13)
《镜花缘》试论	(131)
新版的《镜花缘》	(163)
评《东周列国志新编》	(167)
明清长篇小说巨著的成长及其他	(181)
《陶渊明庄子集》序	(202)
《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	(206)
王国维·《静庵文集》	(232)
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	(243)
司马迁在文艺批评上的贡献	(284)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308)

《司马迁传》题记及目录	(318)
《陆放翁之思想及其艺术》序	(321)
萨孟武著·《〈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327)
马雍著·《苏李诗制作时代考》	(333)
梁乙真著·《元明散曲小史》	(336)
评李辰冬·《〈红楼梦〉研究》	(342)
李清照论	(354)
李义山论纲	(395)
相关链接	(413)

古代作品评论



前 言

李长之对中国的古典作品有相当深刻系统的研究，有大量成果，这里只是选了他属书评范畴的作品，只是他评书成果的极少的一部分。对一些有名的杂剧如《桃花扇》、《琵琶记》等的评论，因为它们数量多，篇幅大，可以独立成书，且其属性为“戏剧”，可入剧评类，故均未选入。

本卷只选了十八篇评论文章，有评《红楼梦》、《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古小说的七篇，有评《诗经》、《王国维文集》、《陶渊明庄子集》等八篇，有评传、史、考证的三篇。其中评《红楼梦》的有三篇，比较系统的是《〈红楼梦〉批判》，长达五万多字，据他说还没有写完，可是后来再没有见到他的下文。《红楼梦》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自一九〇四年王静庵首篇文章发表后，胡适、俞平伯等学者一直把《红楼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历来的

研究者比较起来，李长之的评论比较晚，是一九三三年。他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人都曾论及，因此，显得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点，超过他人的见解。他文成之后，叶公超曾说文章涉及面太宽，而且不深。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他的文笔很好，对曹雪芹，对《红楼梦》写得很有感情，可说是比较好的长篇散文。另外，他对贾母、贾宝玉的评价，也有一些新的见解。这应是他评论的特色。在《镜花缘》等小说的评论中，视角比较宽，联系现实，议论较深，是比较好的文章。

李长之对其他古典作品的评论，大多从研究入手，深入原著，分析原著，用原著的内容发议论，言之总有根据，力求说得清清楚楚，不是含糊其词。而且他特别注重挖掘史料，相融比较，往往出人意料，得出与他人不同的看法。他总是求新、求异、求真、求实，这是他一贯的学风，在评古典作品中更显得突出。比如对《诗经》的评论，历来从爱情方面着眼多，而他则认为政治讽刺诗是《诗经》的重要特点，显得与众不同。又如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论，他除了肯定其历史价值，同意历来的一般说法外，还开辟了另一条新的途径，认为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评论家，他将叙述评论融为一种评论风格。他见人之所未见，

也是与众不同处。又如对陆放翁及其作品，历来肯定极多，但李长之则从另一角度，找出他的消极面，认为他“放”得不够，没有好好地“放”，挖掘了他思想、作品的局限，这也是与人不同之处。所以，李长之的评论成就是独特的，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有自己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他的学养和眼光。

《水浒传》与《红楼梦》

该文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上，署名李长之。

——编者

在今天一个停电的晚上，大家在烛光下聚会，令我想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味儿了。我今天来讲《水浒传》与《红楼梦》，纯是一种客观的、剖析的、鸟瞰的态度。我并无爱憎——既不爱林黛玉，也不恨薛宝钗，更不想加入梁山泊，我只是把这两本书的异同，就我所能见到的，作一个客观的分析，来与大家讨论讨论。

先说其不同之点吧：

（一）背景的不同。这两部书背景的不同，就他们生活的态度说，是平民与贵族的不同，最足以代表《水浒传》的平民态度的，莫过于武松在十字坡，和菜园子张青见面的时候，张青所说的那番话。他说他有三不害，“第一是囚犯，因为他们多是受压制无辜的人。第二是僧道，因为他们取人不多。第三是妓女，因为她们更是被侮辱者，她们冲州过府，操皮肉生涯，

生活太可怜了。”请看这是何等伟大的平民阶级的同情！至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是个标准放高利贷的，薛蟠是个豪商，贾宝玉一家是达官，这些人的生活态度，都不是平民化的。

而且《水浒传》的游侠式的传奇，是墨子精神的继续，《红楼梦》却是儒道思想的合流，道家的个人主义，儒家的家庭中心，都为它所接受了。这又构成两者思想背景的差异。

（二）意识的不同。《水浒传》都是不满现状的，它要求反抗，要求解放束缚。其描写的人物，是江湖落魄的亡命之徒。而《红楼梦》则是在现状中求享受的。它是温暖的家庭，豪门贵族的活动。这二者的不同，正等于施宾格勒（德国哲人，著有《西方文明之沉沦》。编者注）所说的“文化与文明的不同”。文化是原始的粗线条，到了文明，人类的神经已经纤细，细胞都脆弱。所以我常说夏天最好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

这些意识的具体化，我们更可看出二者的不同来。《水浒传》的人物是男性的，甚至于女性也男性化了。看一丈青，看孙二娘，看顾大嫂，谁不如此？《红楼梦》则不然，它是女性的，宝玉秦钟与贾蓉，本都

《水浒传》的游侠式的传奇，是墨子精神的继续，《红楼梦》却是儒道思想的合流，道家的个人主义，儒家的家庭中心，都为它所接受了。

——作者

是男子，也腼腆得像女子一般了。表示男子的感情，大都是“怒”，《水浒传》整部都是怒气冲天，总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代表女性的情感，大都是哭，贾母看了黛玉，哭！宝玉见了黛玉，哭！就连年迈苍苍的贾赦，也怕伤心（哭）而不见黛玉！而且哭，又是女性的哭法，先揉红了眼睛，再滴下眼泪，然后再哭出声来。

（三）以恋爱而言。《水浒传》是唯物的，我们一听就明白，毋庸细讲。单以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一段恋爱故事，就足以代表了。至于《红楼梦》中的恋爱，可说是柏拉图式了，是理想的，形而上的，宝玉一见黛玉就说：“我前辈子见过”，这前辈子就是形而上的了。

前者的恋爱是写实的，所以他们需要金钱，金钱高于一切。《红楼梦》的恋爱，却是浪漫的，以感情为重心的，宝玉何以能爱不名一钱的黛玉！为什么他甚至可以抛

更可以说，前者的恋爱是写实的，所以他们需要金钱，金钱高于一切。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何以可以蹂躏许多女性，因为他握有很雄厚的经济力量。《红楼梦》的恋爱，却是浪漫的，以感情为重心的，宝玉何以能爱不名一钱的黛玉！为什么他甚至可以抛弃名利去作和尚？那就因为像歌德所说的“感情是一切”！

（四）年龄的不同。《水浒传》是壮年的，他的人物都是二十五六岁左右，年长的也不过四十。武松大

闹青云浦，时年二十七岁！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大都不过十七八岁，那是少年的了。黛玉死时也没爬过二十岁的门坎。

弃名利去作和尚？
那就因为像歌德所说的“感情是一切”！

——作者

（五）就美的观点说。《水浒传》是壮美的，是雕刻，是凸出来的线条，健壮坚实，全属于单纯的美。而《红楼梦》是优美，是绘画，采色繁复，画面调和，与前者大不相同。

换一个说法，《水浒传》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水浒传》也抒情，不过是抒的大众的感情，不像《红楼梦》是单表示出个人的情调。

《水浒传》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

——作者

（六）创作的过程不同。《水浒传》的成熟，实在是许多不同的短篇小说的集合。好像是北欧的 Sage 先生评话杂剧中，有了许多故事，然后经人集合起来的。至于《红楼梦》绝先无短篇故事，纯由创作，即有人续作，也不过一个人，而且续作的人，也是依了原作而安排的，颇像一气呵成，不比《水浒传》细考究起来，就出来许多漏洞了。

（七）短篇和长篇的不同。所谓长篇与短篇，并非以其篇幅的长短为断，而是个性发展与片断心灵状态的不同。在短篇中，人物没有个性发展，黑旋风李逵一钻出来就是个李逵，抡着板斧，乱杀乱砍。至于

他怎样养成李逵的性格，《水浒传》中一字不提。而《红楼梦》，宝玉的恋爱，先是感觉林妹妹美，所谓“感观之恋爱”。再是欲近反远，欲亲反疏的阶段，这是心理的爱。最后觉得只有林妹妹不劝他学八股，这是人格的、哲学的恋爱。有这样长的发展史，其人与物的由来，不是突然的，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水浒传》是短篇的集合。

再说其相同之点了：

（一）都有形而上的思想。两者都假定有两个世界。梁山泊的好汉，原不是世上的强盗坯子，而是洪太尉放出来的魔星。贾宝玉则是大荒山上一块补天石，林黛玉是一棵绛珠仙草，其他红楼十二钗和一些副册又副册上的人物，都是太虚幻境中的幻影，一概都非红尘中的人。

（二）都是描写寂寞。别看这样热闹的两部书，可都是寂寞之至。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真的感情，找不着同情。试想一个万马奔腾的将军，让他在五台山上当和尚，那是何等凄凉的事。却以鲁智深偷下山吃了酒回来，望着五台山“喝彩了一番”。这五个字写鲁智深的寂寞，是何等深刻，颇抵得上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的那一首抒写寂寞的诗！林冲是个八十万禁军的教头，闪得他有国难投，有路难走，雪夜上梁山，够多么伤心？杨志世代将门，而不能保持他的宝刀，就如同一个作家，迫着他卖掉他的钢笔一样。你能说这是一部热闹的书吗？又如贾宝玉只有林黛玉了解他，黛玉一死，他寂寞得要去做和尚。纵有贾府纷纭之众，又何济事？

（三）都是细腻作品。《红楼梦》的细腻，没人不知道，《水浒传》虽然外面是大刀阔斧的，可是它的细腻在里面，这也是两种共同的特点。

（四）都是伟大的作品。这儿我要借用王静庵先生批评屈原的话，他说：“中国北方的作家，能写实而少想像，南方的人，善于想像，而欠实际生活，屈原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并有南北之长。”《水浒传》与《红楼梦》，正也如此，因为假如《水浒传》为施耐庵作，施是杭州人，而所写的是北方之事，《红楼梦》为曹雪芹作，曹随父住过江南，却也写的北方都会，他们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今天晚上的讲演，至此而止。

编者评析：《〈水浒传〉与〈红楼梦〉》是一篇短的对两部伟大名著的有情趣的比较评论。两部书是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著。评论没有涉及书的内容，只是比较两书的同异，使人一读就明白。

李长之是在晚会上以讲演的形式评论的。所以显得轻松、活泼、随意、有趣，有可读性。分析了两书有七点不同，很明显，也有意思。只要读过这两本书，都会有同感，因为都是表面的东西。分析不同点有四点，较为深一点，有点哲学味道。要想一想，才会有体会。

《红楼梦》批判

I. 引子——纪念伟大的天才 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

在百七十年前的今天，二月十二日，那时是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按旧历恰在除夕，中国这位惟一的大作家，在创作了那部惊天动地的惟一的大著作《红楼梦》之后，贡献给我国一般醉生梦死、毫无感觉的畸形读者，果然获得了淡淡的冷遇和乌烟瘴气的误解，就在这样情形之下，寂寞地穷愁地依然怀了哀凄地只好无精打采地去了！

我真有无限的感触，话从那儿说起，我都有点渺茫。我这执笔之际，正对着清早的西山，那见了今人有欣然之感的轻快的初出的日光，把青翠的山色罩上淡红却又依然苍色的罗幕，鸟声和工人的丁丁声，在暖和光明的大地里互为唱和，偶然远远地送来村间的

该文分别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一期、第七期上，署名李长之。

——编者

像写散文一样写书评的开篇，似抒情书评。

——编者